

文廟祀典攷



文廟祀典考卷三十四

賜進士及第 誥授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刑部尙書常熟龐鍾璐編輯

從祀傳略十七

張栻字敬夫漢州縣竹人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蔭補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祕閣時孝宗新卽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奏以栻從事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

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沒柅營葬甫畢卽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其戴天之讐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於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卻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乾道三年以劉

琪薦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棾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殷勤棾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必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必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

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栻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之事乎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臣知之矣上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栻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上爲竦聽改容栻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

簪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資養民選將帥
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
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
爭先矣上爲歎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
復前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
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
言其害棧亦以爲言上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
棧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
巧爲名色以取之於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
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棧言卽詔罷之兼侍講除左
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
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紵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

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
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閤門事張說除
簽書樞密院事栻夜草疏極諫其不可旦詣朝堂質責宰相虞
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
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
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
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說前命
中外誼譁說竟以謫死栻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
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譏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
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
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
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弭

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
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棧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
爭以善馬至孝宗聞棧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祕
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
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棧首劾大吏
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
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棧以禮遇諸將得其
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
姦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棧曰朝廷
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
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帖勢希賞
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棧劾大辨詐諉所招流民不

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棧
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祐觀病
且革有友求教謂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猶手疏勸
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投筆遂
絕時淳熙七年二月也年四十八棧爲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
無纖毫滯吝每進對不以人主意爲隨順上嘗歎仗節死義之
臣難得棧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又嘗難辦事之臣棧曰曉
事者難耳若但求辦事之臣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一日肩輿出遇曾覲覲舉手欲揖棧遽掩其櫺覲慚手不得下
其峻如此與朱熹交善講習愈精所造愈純嘗言學莫先於義
利之辨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
毫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熹每言己之學

乃銖積寸累而成若敬夫則大本卓然學者稱爲南軒先生著有論語孟子詩書太極圖說經世編年等書嘉泰中賜諡曰宣景定二年封華陽伯

呂祖謙字伯恭申國公公著之元孫本居壽州自其祖尙書右丞好間始遷婺州祖謙之學本諸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旣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以蔭補入官隆興元年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

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丁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陵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耶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倘得端方不倚之人

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或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逕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逾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是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末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

謬恐難傳後盍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
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
詔除直祕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騭駁之帝
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
以寵之騭不得已草制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
院編修官清熙八年七月卒年四十五諡曰成景定二年封開
封伯祖謙之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
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
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嘗言道理無
窮學者先不得有自足意又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
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其論史以
爲論一時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終始則編年不如紀傳二

者皆不可廢至觀史之法於事之利害時之禍福必掩卷思所以處之乃爲有益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嘗與熹同止寒泉精舍編近思錄分類扶微一月而成又嘗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旣沒郡人卽而祠之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陸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父賀以學行爲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兄九齡字子壽九韶字子美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教授興國軍嚴矩肅衣冠勸誘引掖學者興起贈朝奉郎直祕閣諡文達學者稱復齋先生九韶學問淵粹隱居不仕學者稱梭山先生九淵生三四

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
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
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
處初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
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
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
爭從之遊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
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
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概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
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
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不以形迹觀人則
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初調隆興靖安縣

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甯崇安縣以吏浩薦除都堂審察不赴
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刪定官九
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求智勇士與
議恢復大略四輪對遂陳五事一論讐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俊
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
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
未幾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
鄉學者輻輳每間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
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平時雖號爲士人其實何曾篤
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沈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
能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於此能有愧懼
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無不有益

者又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光宗卽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卽爲酌情決之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惟不可訓者始置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善惡習尙之淳漓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又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又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卽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羣以爲神申嚴保伍之法羣盜屏息荆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